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

口 12
2893
2



12
2898
2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二

南海康有爲更生學

桓公名允周桓王九年卽位

一年春

依穀梁傳分節公羊
一年春則連下正月公卽位

元年春王

王爲孔子特書而魯史無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何君述微言亦云無王而行蓋口說也董子繁露玉英篇曰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從其志以見其事也董子不傳穀梁而公羊傳無之而同稱桓無王故知口說之傳也此以王法正弑君之罪託文以見大義其言天子不能定以責天子可知天子亦在此王所



統之中蓋王者萬世之素王故天子亦在所責中也凡有弑賊則有力之諸侯當救之而不與同盟無力之百姓當去之而不可復事此大義可爲天下法矣論語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同此義

一月公卽位

一月公卽位

正月公卽位

穀梁傳曰繼故不言卽位正也繼故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卽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於先君也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二傳義同此因文以著義其至顯者何注曰卽者就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何以知魯史有日何君述口說曰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公弑賢君篡慈兄專易朝宿之邑無王而行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孔子削日以見義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鄭伯易我朝宿之邑許田

鄭伯易我朝宿之邑許田

鄭伯以璧假許田

此託魯鄭以明諸侯不得專地之義何以知魯史爲易我朝宿之邑許田公羊傳曰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曷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

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
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
而曰假謹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
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邠者鄭伯之
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
也故知以璧假許田為孔子筆削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

秋大水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冬十月

穀梁傳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與公羊隱六年說全同一字不易而一繫於隱六年一繫於桓元

年蓋春秋傳口說以義為主文則各以意繫之於史無所不可類
此者甚多此公穀所以少異但不泥一文合而考之大義實無不
同也學者但取其義至於繫何經何事則得魚而忘筌可也

二年春一月戊申宋督殺其大夫孔嘉及其君與夷

二年春一月戊申宋督殺其大夫孔嘉及其君與夷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此獎扞君死節之義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
也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
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
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孔氏
父字諡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理或然也公
羊傳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
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

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孔父先死魯史原文當先書孔子易之故改書及孔父以明尊卑之義

滕子來朝

無傳自是皆稱滕子范甯以爲時王所黜試問周之東遷夷於列國射王中肩尙不能罪何陟黜之有乎故知隱十一年之侯爲衰朝新王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此深惡助亂人之成之辭至於內大惡不諱蓋深著桓之本爲亂

人也穀梁傳曰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公羊傳曰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賊也春秋之文皆書事而微寓其意從無加論斷者此文直曰以成宋亂如序其意而加論斷孔子於是深惡桓之篡大位尤惡其弑賢君以爲先君正文旣不能不爲諱至此則不復可忍而直著大惡蓋痛絕之此春秋之爲直筆無復待於託義者然甚妙矣

夏四月取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夏四月取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依穀梁傳公羊則戊申納于大廟另爲一節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穀梁傳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公羊傳曰納于大廟非禮也二傳同義惡

取亂人之器以污宗廟也又穀梁傳郕鼎者郕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謂之郕大鼎公羊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蓋魯史但書取鼎而孔子改爲郕大鼎以惡其本爲不義之物今又重累其不義以深惡之也何君述口說曰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質家右宗廟尙親親文家右社稷尙尊尊

秋紀口來朝

秋紀口來朝

秋七月紀侯來朝

何君述口說曰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紀本非

侯孔子以后父而加爵也故改曰侯又以著不臣之義穀梁曰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計數日以賂已卽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朝例時魯史無月孔子增出以見義

蔡侯鄭伯會於鄧

此明會議當多單一人以決是非之法託此發之公羊傳曰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何君述口說曰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尙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蓋取諸此今各國議院之人數必多單一人又兩國有所爭請他國之君斷之實孔子之良法今弭兵會所謂仲裁也董子曰春秋言微如此經而託此義眞所謂不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乎不在也

九月入杞

穀梁傳曰我入之也

口口公及戎盟于唐

口口公及戎盟于唐

公及戎盟于唐

無傳魯史有曰孔子削之以著義何君述義曰不日者戎怨隱不反國善桓能自復翕然相親信

冬公至自唐

穀梁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何君述口說曰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遠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

三年春一月公會齊侯于贏

三年春一月公會齊侯于贏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董子繁露玉英篇曰隱不言正桓不言王從其志以見其事也董何不從穀梁而義與穀梁同蓋口說同也蓋孔子極惡桓之弑賢君故貶之不一而足

夏齊侯衛侯盟于蒲

夏齊侯衛侯盟于蒲

夏齊侯衛侯盟于蒲

公羊傳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曰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

侯命衛侯也二傳同義孔子特發結言相命之義所以惡末世之誓盟以撥亂也此條近於昇平之義大國與小國平等不以大壓小故齊衛相命魯史必作盟而孔子改爲胥命以著大小平等之義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

紀穀梁作杞盛穀梁作郕

無說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既者盡也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孔子明男女平等有親迎之義穀梁聞之故繫於此

九月齊侯送夫人孟姜于謹

九月齊侯送夫人孟姜于謹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公羊傳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何君注所以崇父子之親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起魯地故知魯史有夫人孟等字而孔子刪之公羊傳曰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送女踰竟非禮也二傳同義著送女之禮也公會齊侯于謹以夫人姜氏至自齊公會齊侯于謹以夫人姜氏至自齊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其不言輩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孔子以夫婦平

等故名曰妻妻者齊也故發親迎之義以明男下乎女借此義而發之公羊傳輩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義與穀梁同魯史原文當有輩以字孔子削之以重親迎夫婦為生民之本萬福之原不可不親之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無說

有年

公羊傳曰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春秋時當據亂為大農之世君大夫士庶皆以田為生計又各國有曲防遏羅之例故國一凶荒無以立國故書而喜之升平世為大工之世太平世為大商之世則異是然可例推也

四年春一月公狩于郎

四年春一月公狩于郎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傳曰狩者何田狩也春日苗秋日蒐冬日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日田夏日苗秋曰蒐冬日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二傳全同惟穀梁以春日田夏日苗微異又有四時之狩名公羊無之何君述口說曰苗毛也明當毛物取未懷任者蒐簡擇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不以夏田春秋制也以為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蓋太古未有稼穡食肉衣皮以獵為生中古雖有禾稼而舊俗未除故貴人多好田獵亦由人少

地曠尙多鳥獸之故至漢時枚乘之賦七發楊雄之賦長楊晉潘岳之賦射雉皆極陳田獵之樂至遼金之飛放泊本朝之木蘭秋獮則皆不在內地蓋土地闢盡皆爲禾稼無可藏禽獸者故田狩爲草昧之事本非極文明之法若大同之世全地皆闢只有豢獸更無野獸可獵其文明之極則仁及禽獸並不食之此皆三世進化之差聖人因人情以爲道當春秋時不能驟進於戒殺但可施節戒惟夏時不獵以免傷害幼稚此與王制春時不合圍不掩羣不麝不卵之義畧同於殺中微存其仁心亦聖人之不得已也穀梁亦知田用三時之義而不知何時不獵此則傳說不若公羊之確之故蓋四時之狩舊俗也若周禮之春田謂之蒐秋田謂之獮此則劉歆之偽制不足徵也孔子旣因人情而聽其狩獵因借以講武而教之自保又令其待客以致其愛人教之事先以訓其不忘祖蓋無事不致其教焉故以爲宗廟賓客明不爲一己忤口腹

也孔子於射獸之法亦復爲之節何君述口說曰第一之殺自左鴈射之達於右鴈中心死疾鮮絮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第二之殺自左鴈射之達於右脾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第三之殺自左鴈射之達於右脰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厨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此書卽譏其違狩又書月譏不時蓋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凡立法者固爲當時然地球之大未至大同之日則今者開闢草昧之地甚多若澳非兩洲猶能用田獵之制則聖人之法固甚遠也今歐美人尙好獵亦人性然且曠地多也

夏王使宰渠糾來聘

夏王使宰渠糾來聘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公羊傳曰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何君述口說曰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雍天子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餽執爵而醕冕而總干率民之至也此因伯糾而發敬老之義又述口說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臣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胖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此著天子下大夫之制明曹司之屬尙有大夫也並發敬老不名之義發不名之義則平等之理著而君不過尊矣此升平之義

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此年秋冬削不書何君述口說曰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此蓋孔子筆削之特明處

五年春正月□□□陳侯鮑薨

五年春正月□□□陳侯鮑薨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公羊傳曰曷爲以二日卒之也何氏注曰愾狂也穀梁傳曰春秋之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何氏注曰愾狂也穀梁傳曰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甲戌己丑必魯史及陳國之史有異孔子合而考之故連書甲戌己丑此傳專明傳信傳疑之義以著惇史不當有誣詞爲後世史官定法

夏齊侯鄭伯如紀

公羊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何君述口說曰春秋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畧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所聞之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離會此雖傳聞世而錄外離會蓋春秋之義包含宏大一世之中包三世之義在善得其意觀其通不可泥守也傳聞世不書外離會孔子借此明離不言會之義

王使大夫口來聘

王使大夫口來聘穀梁作任叔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二傳同義皆以明父老子不得代從政之義蓋孔子尚賢不取世爵亂世譏大夫之世升平世但存天子為刺諸侯之世太平世只行共和為貶天子之世進化

有次第此先譏大夫以著意故仍叔之子四字為孔子所筆削也

口月葬陳桓公

口月葬陳桓公

葬陳桓公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

城祝丘

無傳

秋王伐鄭蔡侯衛侯陳侯從

秋王伐鄭蔡侯衛侯陳侯從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孔子發明從王之正為此經第一義何以知魯史原文為侯而春秋改為人何以知魯史書

王伐鄭而春秋改之何君述口說曰稱人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不使王者首兵者本不爲王舉故知春秋改侯爲人以著王者之微爲二義不使王首兵爲第三義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與何說同何不稱穀梁故知同爲口說明天子微弱至於不能服同姓之國而煩親用兵以著天子不能秉綱撮要而煩自親征之失拿破命不知此義遂以親征而敗亡可鑒也

大雩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何君述口說曰雩旱請雨祭名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

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何君

述孔子雩禮之制專爲旱祭及人君自責哀民之義其劉歆僞月

令所謂四月常雩又云大雩禘用盛樂皆僞也穀梁無說

蠲穀梁作蠲

穀梁傳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公羊亦以爲記災

冬州公如曹

公羊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二傳之相同多如此蓋同出一師也迥非僞左之比

六年春寔來

六年春寔來

六年春正月寔來

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

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何君述口說曰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爲惡月者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之穀梁與何說相反觀經文亦有簡之之意孟子詩皆譏過我門不入我室實非人情當以何說爲是此當譏諸侯過都而不朝譬如今日各國君主過各國之都而不朝其君必大騰謗議故孔子借此定制穀梁之說當是誤聞如祭仲行權則以爲權在祭仲之類凡口說卽易有此誤此誠無如何以二傳較之穀梁所聞爲多誤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穀梁作郕

無說

秋八月壬午大閱

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君述口說曰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脩教明諭國道也穀梁又曰平而脩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此言當時事因蓋孔子定閱武之制託此發之若桓公閱於無事之年月則爲觀婦人與幽王之戲烽火同蓋亂世國主之無道多如此春秋借以定閱武以見安不忘危亦不暇譏其本事也今中國不治兵是忘危亡也

不自保衛人將取之

蔡人殺陳君

蔡人殺陳君

蔡人殺陳佗

魯史書陳侯春秋惡人君之外淫也而削魯以絕之公羊傳曰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

柰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穀梁傳曰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柰何陳侯熹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穀梁與公羊皆稱陳君故知孔子削之公羊以爲淫穀梁以爲淫獵少異觀貶絕之深必公羊是也穀梁聽口說之傳多誤如諸侯過必相朝則誤以諸侯不以過相朝同若此類甚多故知公羊可信宜其先大行于漢也九月丁卯子同生

春秋未有書子生者惟此一條疑魯史本無而孔子增入而大書者蓋文姜外淫齊魯之間多疑議故孔子特正之於詩齊風曰展我甥兮春秋則特書子同生又於前後經文謹書文姜所爲明是時文姜尙未如齊而莊公之實爲我君之子也春秋之微而顯志而晦以書法著事者莫如此條公羊傳曰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

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穀梁傳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二傳同義蓋婦有外遊則生子不知其真而傳種改耳且父子難定其實故據亂之世定父子必先嚴夫婦孔子託此以爲傳種計也

冬紀侯來朝

無傳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邾婁之咸丘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邾婁之咸丘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穀梁傳曰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春秋左傳卷一
二傳同義蓋孔子惡用兵之不仁而以火攻尤酷故尤疾之以邑
為國穀梁義尤顯何君述口說曰邾婁君在戚丘邑明臣子當赴其
難與在國等此又發臣子當赴君難之義也春秋為文數萬其旨
數千多一經而包數義者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公羊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
初也穀梁傳曰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
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何君述口說曰名者見不
世也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
受田而耕故云爾孔子特立此義待之如初所謂故舊不遺則民
不偷也今巴西王廢居葡拿破命第三被德人所擒而葡人德人
待以王禮南非洲阿國民主到法而法民主尚以總統禮待之是
也足見孔子制法行於萬國矣

春秋左傳卷一
秋冬二時無事亦魯史所不書孔子當補書之以著編年具時之
義而此特去之者何君述義云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取
明大惡此又變文以見義所謂春秋無達辭也

八年春一月己卯烝

八年春一月己卯烝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日祠夏日禘秋曰嘗冬日烝常事不書
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
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穀梁曰烝
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前十二月己烝今復備物而行烝太數
此孔子定四時之祭禮而定輕重疏密之節託此發之二傳同舊
制祭繁無定觀秦漢時可見故國語有日祭月祀之繁以是乃知
孔子之為折中也王制祭義皆以春為禘夏為禘易東鄰殺牛不

如西鄰之禴祭皆以禴祭爲薄約之祭宜於春令禽獸未長之時不當在夏公羊此文疑寫官之誤也何君述口說曰祠食也猶繼嗣也麥始熟可祠故曰祠嘗先辭也烝衆也無牲而祭謂之薦春薦尙韭卯夏薦尙麥魚秋薦尙黍肫冬薦尙稻雁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祈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故將祭宮室既修牆屋既繕百物既備序其禮樂具其百官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

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祭必於夏之孟月取其見新物之月也此皆孔門口說何君總括述之以發明祭禮之精意所謂學海也

王使家父來聘

王使家父來聘

天王使家父來聘

無傳

何君述口說曰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此春秋著天子中大夫之制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何以書譏亟也穀梁傳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此皆舊制孔子託譏之以定新制耳

秋伐邾婁

穀梁無婁字

無說

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注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

王使祭公來遂如紀逆王后

王使祭公來遂如紀逆王后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

何注天子三公氏采稱爵

何以不稱使婚

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此經凡明數義三公稱爵一義婚禮不稱主人二義大夫無遂事三義王者無外四義女在其

國稱女五義若大夫無遂事王者無外尤為大義矣何君述口說曰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魯往逆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穀梁傳曰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穀梁與何注同義皆譏迎后之簡略也此蓋舊制孔子始定六禮託此發之何氏作穀梁廢疾不依穀梁而兩義相同故知口說之傳合也穀梁所引或說即公羊說可見穀梁在後蓋穀梁別有師傳而兼採公羊者也王命則成蓋重王命今各立憲國君主無權尚重託於勅命可見公穀皆言何以不稱使則魯史原文有王使之文而孔子改之何君述口說曰不言如紀者避有外文則原文作王使祭公來遂如紀逆王后今經孔子筆削也

九年春王后歸于京師

九年春王后歸于京師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傳曰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不以后尊忘父母一義也尊王者所居二義也何君述口說曰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卽春秋所謂內治其國也書季姜歸者明魯爲媒當有送迎之禮何君口說發內治其國甚備矣

夏四月
秋七月

無說此無事亦魯史原文所不書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二傳同義以著父老不得使子代從政之義按後世皆以編四時著文與事爲春秋如今所謂春秋經文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六字者是也而公羊此傳云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明明曰有則是似別有一部春秋但明大義而不在事蹟迥非某年春某國某侯之云云矣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以此證之則文與事乃魯春秋之舊惟義乃爲孔子改制之春秋所以能撥亂反正者固在此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不在彼矣然則若偽左之記事真所謂買櫝還珠得魯史之舊而盡失孔子之義矣既失孔子之義則此文與事者誠所謂斷爛朝報獨抱遺經而究其終始無論如何穿鑿附會終於孔子制作之春秋無與矣春秋爲文數萬其旨數千蓋此數千之大義乃爲孔子之春秋如此條譏父老子代從政及隱公之譏不親迎疾始滅國疾始以火攻是也孔子改制以此數千大義不敢筆之於書日授弟子當時傳誦微言大義但云譏不親迎疾始滅國君子大居正有如大孔律例原不託魯史而存孔子晚年以爲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託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收拾各義分附於魯史文事之中因恐無所託譏乃筆削魯史改定其年月日時爵號氏名諸文或增或刪或改或削以爲記號如算法之有天元代數之有甲乙子丑皆以一字代一式使弟子後學得以省識其大義微言之所託故此條有世子來朝卽爲譏父老子代從政之義所託記然因

此故師師相傳口說易訛展轉有失或忘迷所託遂不知某義之確託於何經者此傳云則未知其在齊歟在曹歟在齊者襄九年齊世子光同盟于戲以世子代朝會同爲子代從政先師口口相傳知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之一大義而附託何經在魯史襄九年之齊世子歟抑在桓九年之曹世子歟則未知其確不敢妄定故附記於此也觀此文可知孔子之春秋在義而不在事傳孔子春秋之義在口說而不在文知公羊一家之說能傳其義而不知附託於何經可推知公穀附經各義雖間互不同而合全經考之則大義如一但有詳略差誤耳吾所著公穀同經異義考異經同義考蓋孔門口說之傳授重在其義而不重事與文且一師所傳尙難確定況諸師各述而又累經數傳安得不少訛異哉故知二傳雖有少殊後學可以合考不必相攻自穀梁家出而公羊諸儒皆篤守師說而攻難之故使劉歆緣隙造端以爲二傳口說皆

不得真不如史文究爲得實故分國語之事以解魯史之文名則平分爲三傳而孔子之大義微言已微且絕矣此如同爲一君之子因爭嫡而相攻互訐爲僞嗣則成方遂之流必乘傳而自稱爲太子矣雖以何邵公之學亦以泥守門戶因日月之例少殊所傳之義微異忘其大同尋其小隙作爲穀梁廢疾乃至與左氏膏肓同科遂至螭蚌相持漁人得利兄弟鬩牆外禦其侮宜公羊不能墨守遂至孔學因此全亡皆由構小嫌而忘大體之故且邵公亦若忘春秋之專重義而不在事與文者發揮較少瑣屑太多至使賈逵鄭元奮筆相攻此亦何君守文持論敗績失据之過哉昔朱子謂春秋有不可解處蓋終身不得其門而入吾昔亦同之自讀此傳乃恍然悟春秋之別有義不附於經文而傳於口說口說之託記亦師師無定口口有差於是溝通二傳汰去支離專摘微言大義之所歸大悟記號代數之爲用得魚忘筌捨棄文事二傳董

何之說合而採之而孔子改制之義撥亂之心乃復昭然如揭焉若微此傳則萬古長夜從何得見天日哉故大道復光幸賴此傳師說之尙存云爾

十年春一月庚申曹伯終生薨

十年春一月庚申曹伯終生薨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公羊無說

夏五月葬曹桓公

無傳何君述義曰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

秋公要衛侯于桃丘衛侯不見

秋公要衛侯于桃丘衛侯不見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傳曰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二傳同鄰國君不見此邦交大辱之事著其恥也何君述口說曰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二傳同義故知魯史原文必作要衛侯衛侯不見而孔子筆削之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及公戰于郎我師敗績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及公戰于郎我師敗績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公羊傳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二傳同義故知魯史有及公戰于郎我師敗績九字而孔子筆削之何君述口說曰春秋託王於魯戰



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戮力拒之孔子特假此明敵兵近都舉國當拒之義如德人破法師丹圍巴黎法人舉國拒之而庚子八國圍京各督撫乃別結和約安視不救此經之罪人也

十有一年春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十有一年春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無傳何君述口說日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懼危錄之孔子明弑君之賊鄰國當問罪誅之也微者盟例時可知魯史原文本無月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薨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薨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無說

秋七月葬鄭莊公

無傳何君曰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不得與殺大夫同例

九月宋公執鄭祭仲

九月宋公執鄭祭仲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故知魯史原文作宋公而孔子削之蓋孔子惡以鄰國之君無故而執鄰國之相又脅人出其君而別立故貶之託以垂戒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

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何君述口說曰權者稱也所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此孔子專發國重君輕之義而託此以明權乃升平世之法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民貴君輕者升平之法也蓋國者人民種族共保之有國然後託君以治之豈可以一君而累一國之人民種族乎故有不幸迫於強國之勢易君可也害滅人民種族不可也若有此難孔子定法以此道行之至於祭仲

與不祭仲此等詭名詭實不足計也後世泥於據亂之俗不知升平之世於是以祭仲廢君爲公羊大誦致使僞左賈逵緣隙奮筆此一孔之儒豈足與論孔子立教之道哉何君發國重君輕之說爲孔門微言公羊明行權諸義皆大義也

鄭伯突歸于鄭

鄭伯突歸于鄭

突歸于鄭

穀梁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公羊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何注曰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故繫於祭仲不繫國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無惡穀梁說與公羊相反兩家互攻生於此然使後儒能知春秋在義不在事與文之例則兩不相礙也蓋死君難爲臣道之至

不得立惡而黜正乃撥亂世之法也國重君輕則保民而易君升平之法也中庸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孔子特立此兩義互相輔正以持三世學者知此二義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因世行法權事行之若夫權之一字必當時之口說而穀梁先師亦聞之特所聞不詳故附會有誤觀譏父老子代從政一義公羊先師不知其在齊在曹則此權義之在祭仲此條與否尙未爲確學者取其權義而略其事與文則無所窒吾今所發悟特在於斯故於春秋之說皆無少碍者其有不同則經實兼數義而先師各傳之但在合探不必互難則孔子之大義盡得不漏而春秋諸說亦無復碍吾今發明春秋專在於斯學者其盡心焉

鄭子忽出奔衛

鄭子忽出奔衛

鄭忽出奔衛

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君述口說曰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子則與春秋改伯從子辭同於成君無所貶損故名也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不離子行也此經明伯子男同等以定爵級又明君子不奪人之親故君薨稱子之義何君又述口說曰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爲承衰亂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節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此因爵級之別而發質文尊親三統再復之義皆治法之大義也今泰西各國爵皆五等從文家也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與公羊義相反蓋兩家先師所聞有失國當名

之義有伯子男同等之義不知所附而附於此如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不知其在齊在曹之類卽二家各有一真一誤或俱誤要此兩者同爲春秋之義學者通之得魚忘筌不須文與事則不必計其爲鄭忽否矣他經二傳相敵者甚多以此例推

□□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

□□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穀梁二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何君述口說盟不曰者未命大夫盟會用兵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士罰宜從輕故責之略蔡侯稱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此經凡明二義今律士大夫治家不嚴或帷薄不修革職義出此也公會宋公于夫童穀梁作夫鍾

無說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闕

無說

十有二年春一月

十有二年春二月

十有二年春正月

無說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穀梁作曲池

無說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無說

八月壬辰陳侯躍薨口月葬陳厲公

八月壬辰陳侯躍薨口月葬陳厲公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無傳何君述義曰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可知魯史原文有躍葬而孔子削之以著貶絕之義

公會宋公于郟

穀梁作虛

無說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無說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無說

丙戌衛侯晉薨

丙戌衛侯晉薨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傳曰再稱日決日義也公羊無傳以上各條多無說春秋文

成數萬其旨數千無一字無大義者今各條無說則微言大義之脫漏多矣先師藉口說以傳本易遺忘今公羊穀梁二傳僅餘大義二百餘條幸賴董何二家得掇拾於十一然欲以此盡孔子之制作則仍吉光片羽而已嗚呼師說不存言不盡意豈獨太平世之制不可多見卽撥亂制亦不可得盡聞不然託二百四十二年之事集百國之寶書豈萬七千字之春秋能盡哉良以竊取其義而已若其無義則此事與文皆從削可也何事錄於改制之大經乎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及鄭師戰于宋我師敗績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及鄭師戰于宋我師敗績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穀梁傳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

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己巳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於

紀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十有三年春二月己巳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於

紀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

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羊傳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柰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爲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何君述口說曰得紀侯鄭伯之助乃能結

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孔子發不掩功蔽善之義故改魯史原文之日而後之以明此義

三月葬衛宣公

無傳何君注云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

夏大水

無傳

秋七月

無說

冬十月

無說

十有四年春一月公會鄭伯于曹

十有四年春二月公會鄭伯于曹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說

無冰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無冰時燠也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梁作禦

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蓋春秋義皆口說公羊先師無所聞則不能贊一詞只明傳無聞之說然則其餘所傳皆確聞自先師口口相傳而無單詞隻字杜撰矣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此發傳疑闕文之說以昭信史之義觀前無說者多可知孔子口說之不聞者多矣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公羊傳御廩者何桑盛委之所藏也何注黍稷曰桑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于宗廟

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何君述口說曰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

乙亥嘗

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桑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公羊日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何君注曰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

也此發親耕親蠶以事祖禰而廩災當廢時祭之義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日明未足及易而嘗此蓋魯史以爲常事不書而孔子筆增入者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薨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薨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無說

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穀梁以蔡人序衛人之上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此專發民貴之義而惡輕用民命國之所立以爲民也國事不能無人理之乃立君焉故民爲本而君爲末此孔子第一大義一部春秋皆從此發孟子得春秋之學故謂無義戰而惡爭地爭城者爲民賊也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何君述口說曰宋恃四國乃伐鄭

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國見輕重以見用兵伐人主從同罪蓋孔子深惡用兵之酷也

十有五年春王使家父來求車

十有五年春王使家父來求車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何君述口說曰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此戒天子之貪特明王者有讓無求之義何君又曰求例時此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從求之故獨月可知魯史本無月而孔子特書以惡之

三月乙未王崩葬桓王

三月乙未王崩葬桓王

三月乙未天王崩

無傳何注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無傳何注云當時而日者背殯伐鄭危之

五月鄭伯出奔蔡

五月鄭伯出奔蔡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穀梁傳同

鄭忽歸于鄭

鄭忽歸于鄭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穀梁傳曰反正也義同公羊傳曰曷

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此總記春秋書法皆先師所親聞之口說也鄭忽出奔辭無貶損世子反國傳言復正可知魯史本作鄭忽歸于鄭而春秋特書曰復歸者何君云出惡者不如死之榮也

許叔歸于許

許叔歸于許

許叔入于許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故知魯史為歸而孔子筆削為入也何君述口說曰稱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入者出入惡明當誅也

公會齊侯于郕穀梁作蒿

無說

邾婁子牟口葛口來朝

邾婁子牟口葛口來朝穀梁無婁字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不能行中國禮故夷狄之若今非洲之君主朝於歐洲必以為夷狄也何君述口說曰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為眾眾足責故夷狄之此則特明惡君不可與親朝之義則魯史原文必非稱人邾婁當書子牟葛必書子男而孔子改為人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鄭鄭忽出奔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鄭鄭忽出奔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鄭

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

矣祭仲亡則亡矣入者出入惡前傳已明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

侈穀梁作袤又無齊侯二字

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何君述口說日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此明鄰國兄弟奪正聯邦得直與師討之義並不待會謀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無說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代鄭

無傳

秋公至自伐鄭

秋公至自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何君述口說曰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

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穀梁傳其致何也危之也與何異義以善義兵之意推之當是何說是諸書致

皆危詞爲多穀梁誤附於此耳

冬城向

無說

十有一月衛侯出奔齊

十有一月衛侯出奔齊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

子柰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

卽罪爾

何君注曰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

穀梁傳朔之名惡也魯

史本書衛侯而無名孔子筆增名以明天子召而不往得罪天子之罪何君述口說先言岱陰後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

以爲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當與百姓共之此孔子重民發與民共山澤之利之義也

十有七年春一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十有七年春一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無傳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越穀梁無婁字

無傳何述口說曰本失爵在名例中朝桓公稱人今此字不名者蓋以爲儀父最先與隱公盟明元功之臣有誅而無絕此發元功無絕之義

夏五月丙午公及齊師戰于奚

夏五月丙午公及齊師戰于奚奚穀梁作郎有夏字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何君述口說曰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此戰蓋由桓公曰同非吾子云爾故知魯史原文有夏而孔子削之以著妻有外遇不得繫夫之義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范甯注云及當有人公親帥之恥大不可言故知魯史原文有公字孔子削之以殺恥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薨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薨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無說

□年□月蔡侯之弟□出奔陳秋八月蔡侯之弟□自陳歸于蔡

□年□月蔡侯之弟□出奔陳秋八月蔡侯之弟□自陳歸于蔡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何君述口說稱字者

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之尊起宜爲天子大夫天子大夫不得與諸侯親通故魯季子紀季皆去其氏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是也何注又日出奔不書者方以起季奔喪歸故使若非出奔歸故知魯史原文有蔡季出奔一事而孔子削之

癸巳葬蔡桓公

癸巳葬蔡桓公

癸巳葬蔡桓侯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稱侯者奪臣子辭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於蠻荆故賢季抑桓稱侯是魯史原文稱公而孔子筆正之以明不用賢弟之義及宋人衛人伐邾婁穀梁無婁字

無說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穀梁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公羊無傳何君述義曰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爲內懼其將見殺無日可知魯史有日而孔子削之以示行惡將見殺之戒

十有八年春一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及夫人姜氏如齊

十有八年春一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及夫人姜氏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仇弗稱數也何君注曰時夫人淫於齊侯而譖公不書夫人會書夫人遂

者明遂在夫人齊侯誘公使遂如齊以夫人譖公故

夏四月丙子齊誘殺公

夏四月丙子齊誘殺公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穀梁傳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何君曰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也地者在外爲大國所殺於國尤危國重故不暇隱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何君注曰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外多窮厄伐喪內多乘便而起不可不戒慎此明臨變戒慎之義

秋七月

無說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

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何君述口說曰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諱與齊狩是也桓者諡禮生有爵死有諡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諡之卿大夫受諡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諡之蓋以爲祖祭乃諡以公配諡者終有臣子之辭上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加我君者錄內也明讐在外不責卽討之義又明諡法以勸懲爲第二義明智義仁乃可會否則見辱殺爲第三義終有臣子爲第四義王者諸侯當會葬爲第五義稱我君以別內外爲第六義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二終

門人高要陳煥章再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